

「每次飛機起飛的時候，我都當作是最後的飛行。與日本人作戰，我從來沒想着回來！」

——第4航空大隊第21中隊飛行員陳懷民

周年系列報道

A16 ■責任編輯：曹思遠 ■版面設計：美術部 2015年8月7日(星期五)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「不見鬼子不掛弦」 智殲頑寇保家園

大澤山民兵抗日 地雷戰嚇破敵膽



■87歲高齡的民兵周維香向記者講述地雷戰的故事。 王宇軒 攝

一生勤儉節約 不忘戰爭苦難



■周維香給記者比劃鐵雷的夫小。 王宇軒 攝

剛加入民兵時，只有15歲的周維香被分到了青婦小隊（成員以青年婦女為主）。有着中學文化程度的周維香也被委以隊長的重任。周維香告訴記者，當時青婦小隊有七名隊員，主要任務就是為八路軍納鞋底、舉辦識字班、站崗放哨等等。回憶起當年的戰鬥條件，周維香惋惜地說：「別說武器了，就連一雙完整的鞋都沒有，在山上來回跑，大家的雙腳經常被石頭給刮破。」

流淚做飯餵傷員

民兵的任務除了對抗日寇以外，還要為八路軍提供情報、後勤等多方面的支持。讓周維香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，平度縣縣長與書記統統被日寇包圍在大澤山沿劉家村，八路軍與日寇進行了慘烈的戰鬥。大批八路軍傷員被送到了非園村，周維香領着青婦小隊為傷員包紮救治。「當時那個場景簡直太慘了，一大批留着鮮血的傷員，躺滿了村中的操練場。很多年輕的戰士在上藥時閉上眼，之後就再也沒睜開。」周維香和她的隊員一邊流着眼淚，一邊為傷員做飯。「後來鬼子來非園村掃蕩，每個傷兵都是被四個老百姓抬進山的。」躲在山上的日子也不好過，缺衣少食，當記者問道是不是帶着饅頭乾糧進山的時候，周維香老人閉眼笑了，「什麼饅頭白麵，想都不敢想，只能帶一些地瓜乾躲在山坑中，往往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，要擠在一起，身上都是虱子。鬼子什麼時候走，什麼時候才敢下山。」

最愛戰爭影視劇

新中國成立後，大批抗戰題材的電影向全國各地推廣，其中《地雷戰》廣受當時中國各界好評。「只要村中拉大幕看《地雷戰》的時候，我都會去看，也經常告訴後輩我們當年就是那樣打鬼子的。」周維香老人得意地說道。或許是受過戰火年代的洗禮，如今的周維香老人最喜歡看的就是戰爭題材的電視劇。老人生活上也十分勤儉節約，「當時連飯都吃不上，現在掉在桌上的飯渣我都會拾起來吃掉的。」老人笑道。

地雷首「開花」8日軍死傷

大澤山軍民第一次使用地雷是在1941年夏天。作家謝維衡向記者介紹，偵查員送來日偽軍偷襲大澤山的情報，在山東西海軍分區司令部組織機關和群眾上山後，高家和非園的民兵便在大澤山蛤蟆灣旁的岔道口上埋設了三顆地雷，便躲在附近山上靜等敵人到來。

日寇和偽軍當時偏離了蛤蟆灣，而是從南邊十幾米處向高家村行進。民兵便「引敵上鉤」，故意向敵人打槍。於是日偽軍便氣勢洶洶地向山上的民兵撲了過來。日寇完全按照民兵的意圖，踏上了預先埋好的三顆地雷。隨着三聲巨響，8名鬼子炸死炸傷，其餘日偽軍驚叫着撤回。從此地雷成為了膠東根據地的「鐵門栓」，雖不能保證打敗日寇，但其殺傷力與不可預測性仍可延緩日寇前進的步伐，各地軍民贏得時間和消滅日寇的機會。

「進了大澤山，把命交給天」，這是抗戰時期日偽軍為山東平度大澤山區編的一句順口溜，也是大澤山地雷戰讓日偽軍聞風喪膽的有力證明。在大澤山一帶，一直活躍着民兵抗日武裝力量，他們平日為民，戰時為兵。雖然戰備原始簡陋，但在敵後地區從未向日寇屈服。大澤山民兵用自己的智慧，發明數十種地雷與日軍周旋。本報記者尋訪到87歲的大澤山女民兵周維香，聽她憶述那個雷聲震天、嚇破敵膽的烽火年代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宇軒 山東報道

非園、高家、所里頭、南台、北台五個村

深處山東大澤山區，很多兵工廠、金庫、糧庫都在村中或山上。1940年，西海軍分區發動群眾組建民兵隊伍，在大澤山區敵後戰場，與日寇展開廝殺。今年87歲的周維香，在15歲的時候便加入了非園村的民兵隊伍。而周維香的哥哥周維緒此時已是非園民兵隊伍裡有名的「爆破大王」了。「當時我剛剛念完八路軍在根據地辦的中學，要參加民兵，爸爸媽媽都很支持我，哥哥還對我說，咱家是個窮家，比不上地主富農，只有積極參加民兵，才能保住咱自己的家。」回憶起當年加入民兵時的場景，周維香老人仍然十分自豪。

避免誤炸 細心埋雷做偽裝

「佈雷的時候一定要仔細，不能叫鬼子看出破綻，就連草叢裡埋雷的絆繩都要用綠色的。」周維香告訴記者，地雷的創造並不像電影《地雷戰》中那樣隨意簡單，因為很有可能誤炸自己，比如電影中的「頭髮絲雷」，在現實戰場上很少被使用，因為它的絆繩太過敏感，埋雷時很容易誤炸。

周維香的哥哥周維緒，曾經有一次被村中的地雷炸傷了腿。後來經查，發現有的民兵在鬼子從村中走了以後，沒有把自己埋的地雷引信摘除，以致於炸到他的哥哥。「當時隊伍領導對這件事特別生氣，還開了批鬥會，對犯錯的民兵進行批評，鬼子再進村的時候，他們都要抬着哥哥進山。」周維香笑着說。

周維香老人回憶道：「當時鬼子的據點，都有我們的人，鬼子只要一動，便會有人通知。接到通知後，民兵便帶着村民轉移上山去，同時在村中各個地方佈上地雷。」周維香老人告訴記者，由於戰備跟不上，他們只能躲在山上悄悄地看鬼子在村中的動靜。當時地雷放置有很多種，有的放在河邊，有的放在房門，有的甚至放在房樑下的乾糧筐中。在房屋內的地雷，為了不炸毀房子，往往只裝雷管，不填炸藥。「有一次我親眼看見，一名騎馬的

鬼子踏上一顆地雷，瞬間炸得鬼子人仰馬翻，等鬼子走後，我們還撿到炸碎的馬肉回家煮着吃。」

遭敵搜查 全家人險遭滅門

但民兵村民並不是每一次都會如此幸運提前逃脫鬼子的包圍。「有一次，我和哥哥都在家，我們的槍也都在家中，身邊還有十幾個手榴彈。鬼子悄悄包圍了我們村，並到我家來搜查。」周維香老人皺着眉說道。此刻，鬼子已經包圍了房屋的後門，前門的鬼子也在開始砸門了。「一旦查出我們家有槍彈，那就是死罪，一家人都活不成了。就在這時，哥哥背着槍彈翻牆躍出，這才保住家人的性命。」可是，鬼子搜查完房屋後並沒有走，而是在她家院子裡，圍圍一位八路軍的軍糧保管員，讓他說出軍糧藏在哪裡。「那個保管員真是硬骨頭，怎麼打都不說。這時我娘趕緊從雞窩扒出雞來，跟鬼子說：『他是個傻子，不要難為他了，我給你們殺雞吃。』」

日寇對於民兵們擺的地雷陣也無可奈何，於是從平度縣城和青島調集掃雷工兵，進村的時候由工兵開路，排除地雷。「剛開始並不知道，鬼子拿着的東西就是探雷器，我們也很納悶，怎麼就知道地雷埋在哪裡。」與電影《地雷戰》中不同的是，日寇發現地雷後並不完全起出，而是引爆地雷。由於民兵的戰鬥不同於正規軍，要有進有退，不能與日寇進行正面對抗。所以周維香與民兵只能躲在山上眼睜睜地看着鬼子一顆顆引爆地雷，心中十分惋惜。

1945年的夏天，一天非園村的大場院開起了大會。周維香與其他村民一同坐在台下。當大會上宣佈「日本人投降了」的時候，台下一片雷鳴般的掌聲。雖然沒有像影視劇中有着多麼喜慶的慶祝方式，但日本的戰敗，足以讓非園村的村民歡喜到極致了。「一聽說日本人投降了，心中一瞬間的想法就是，再也不用躲了，也不用上山了，終於可以過上安穩的日子了。」周維香仍然清晰記得那天在台下自己的歡喜。

造雷鐵砂緊缺



■軍民造雷的場景。 平度檔案館供圖



■民兵使用過的鐵雷。 平度檔案館供圖



■造雷雷的工具。 平度檔案館供圖

1941年，西海軍分區武委會副主任王羸周等人奉命來到大澤山非園村，舉辦地雷爆炸技術培訓班。隨後大澤山的民兵們便掌握了「地雷戰」的游擊戰法，開始在各自的村中使用地雷來抗擊日寇。但是由於造鐵質地雷的鐵砂極其稀少，以至於鐵雷供應十分有限。作家謝維衡告訴記者，日本人對根據地實行封鎖，嚴禁布匹、棉紗、藥品、鋼鐵等物資進入根據地。然而大澤山兵工廠又負責向膠東抗日軍民提供子彈、手榴彈、地雷的任務。隨着日寇封鎖加緊，鋼鐵的供應越來越緊，能夠提供的武器也越來越少。一顆地雷少說也要用七八斤鐵，同樣的原料已經可以造十幾顆手榴彈。

一顆石雷換一斤麥

大澤山的男人幾乎人人會打石頭，都會在石頭上打炮眼炸石頭。於是大澤山高家村、非園村的村民開始研究用石頭來造地雷。一開始研究出來的「石雷」，只能炸成兩半，沒有太大殺傷力。於是民兵們將鑽石頭用的鑽子改成彎曲狀，讓石頭內的空間變得更大，把石頭改裝成「口小肚大」的樣子。試驗發現這樣的石頭雷爆炸力驚人，石塊四濺，像十幾發子彈四下亂飛，十幾米內的樹枝葉都能削下來。從此大澤山幾乎家家都在打石雷，西海軍分區領導決

「改裝」石頭成寶

定：不能讓群眾自餓，打一顆石雷給一斤麥子作報酬。

據謝維衡介紹，當時大澤山軍民研發的地雷種類五花八門。包括拉雷、踏雷、絆雷，還發明了頭髮絲雷、夾子雷（道理借鑒於老鼠夾子）、子母雷（兩顆地雷上下相連）、釘子雷、連環雷、飛行雷等等多達30多種。如果再把埋設地雷的地點算上，還有雞窩雷（專對付愛捉雞的鬼子）、門雷（一推門就炸）、鍋灶雷（一掀鍋就炸）、抽屜雷、糧櫃雷、水雷等。



■作家謝維衡告訴記者，蛤蟆灣炸響了大澤山的第一顆雷。 王宇軒 攝



■大澤山兵工廠的舊址，如今已是一片葡萄園。 王宇軒 攝